

§ 東遊記(1)/希臘理性世界的邊緣

波斯大流士一世（Darius I）在位期間（約公元前 522-486 BC）進行了多次遠征，其中包括向東擴張至印度次大陸的行動：

自公元前 516 BC 開始軍事進入印度西北部（主要是今日的巴基斯坦西北邊境和旁遮普一帶），並於約公元前 515 BC 前後完成對印度河河谷地區的征服。

515BC 畢達哥拉斯離開奧林匹斯山，此時(波斯)帝國通道穩固，畢達哥拉斯前往印度西北部遊歷。

§ 皮耶里亞(Pieria)



畢達哥拉斯自奧林匹斯山南麓下行，越過崎嶇山徑，進入皮耶里亞（Pieria）——這片位於奧林匹斯山北側、臨海而多泉的土地。

皮耶里亞的山風與奧林匹斯不同。

那不是直刺骨髓的寒，而是一種潮濕、柔軟、帶著花粉與舊歌的氣息，像是無數低聲吟誦，貼著耳後流過。

畢達哥拉斯踏入此地時，腳下的土壤微微回響，彷彿大地仍記得每一位詩人曾在此停步。

優媿婭從他的魔戒裡現形。

她的髮絲像被月光洗過，水珠沿著鎖骨滑落，卻不墜地，只在空中化為霧氣。

「這裡的水，不喜歡被喝。」她低聲說。

白雪伏在畢達哥拉斯肩上，尾巴繞著他的頸項，雪白的毛在皮耶里亞的林間顯得異樣刺眼。牠輕輕嗅了嗅空氣，耳朵豎起。

「有人在唱歌，卻沒有影子。」白雪說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回應，只將手按在胸前。他能感覺到——這裡的數，不穩定。

§ 繆思之泉

他們很快見到了那口泉。

泉水清澈得近乎虛假，水面如鏡，卻映不出天空，只映出觀看它的人。

泉旁坐著一名青年，衣衫整潔，面容俊秀，正在低聲吟詩。

詩句優美，節律完美，甚至符合畢達哥拉斯心中最嚴格的比例。

「請問，這是謬思之泉嗎，你如何稱呼？」畢達哥拉斯問。

青年抬頭，露出溫和的笑容，卻遲疑了一瞬。

「我是……」他的聲音停住了。

優媿婭的臉色微變：「你喝了泉水？」

青年點頭。

「謬思賜我詩。」他說，「但她們取走了我的名字。名字太重，會拖慢歌。」

畢達哥拉斯瞬間明白了這裡的妖性。

這不是吃人的妖怪，而是讓人心甘情願捨棄自身的存在。

白雪的尾巴不自覺地收緊。

牠盯著泉水，看見水面浮現無數影子——詩人、樂師、先知——全都在微笑，卻沒有臉。

「這裡會讓你成為『完美的聲音』。」白雪低聲說，「但聲音不能走遠路。」

青年站起身，向畢達哥拉斯行禮。

「你也該喝。」

「你的數，你的道，在這裡會被唱成永恆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拔劍，也沒有施法。

他只是走到泉前，將一顆小石投入水中。

石落水的瞬間，泉面震盪。節律被打亂了。

「永恆若不能偏差，」他平靜地說，「那只是停滯。」

泉水忽然翻湧，水中影像碎裂，那些無臉的詩人發出低低的哀鳴，化為霧氣散去。

青年痛苦地抱住頭，過了許久，才顫聲說出一句話：

「……我叫歐律西俄斯。」名字回來了。



他在林間遇見奉祀繆斯(Muses)的女祭者。

她們並不談神諭，只談記憶：哪一年霜雪較早，哪一條鹿徑在滿月時最易迷路。她們的詩不是為競技而作，而像是對自然節律的低聲記錄。

畢達哥拉斯傾聽時，察覺到一種不同於奧林匹斯的神聖——不是居高臨下的秩序，而是滲入萬物的調和。這讓他想起自己多年來以數與形追索真理，卻始終難以回答的問題：若萬物皆有數，為何生命仍

會偏離？

夜裡，他在靠海的坡地歇息。遠方的泰爾邁灣(Thermaic Gulf)反射星光，浪聲與蟲鳴交錯成不等距的拍子。他以手指在沙地上畫出熟悉的三角與比例，卻忽然停住——那些線條在潮氣中迅速模糊，如同提醒他：知識若不隨行而變，終將被抹平。

皮耶里亞沒有給他新的定理，卻給了他一種預感：

向東而行，或許能遇見一門不只談「何為正確」，也談「如何活著」的智慧。

於是，在繆斯的泉聲與海風之間，畢達哥拉斯整束行囊，確定了自己的方向。奧林匹斯教他攀登，皮耶里亞教他傾聽——而傾聽之後，他知道自己必須離開。

§ 離開皮耶里亞

夜裡，他們在林中歇息。

優媿婭坐在泉邊，腳尖點水，神色罕見地凝重。

「你拒絕了繆思的捷徑。」她說。

畢達哥拉斯望向南方，那是通往未知與印度的方向。

「我不是來成為歌的。我是要走完一條路。」

白雪跳到他膝上，理所當然地蜷成一團。

「那很好。」牠說，「因為接下來的路，會更髒，也更痛。」

山風穿林而過，帶走了皮耶里亞的歌聲。

離開皮耶里亞第三日，山色忽然變了。

樹木開始傾斜生長，像被什麼力量長年拉扯；風不再流動，而是斷斷續續地嘶鳴，彷彿被割碎的歌。

白雪從一早就異常不安。



牠不再走在前方探路，而是死死貼在畢達哥拉斯身上一一肩上、背後、甚至直接鑽進他的斗篷裡。

「……你今天太黏了。」畢達哥拉斯低聲說。

白雪哼了一聲，鼻尖頂在他鎖骨下方，聲音帶著一點不講理的軟：

「這裡不好。」

優媞婭停下腳步，水霧在她周身凝結。

「斷歌谷。」她說，「色雷斯人曾在這裡屠城，戰歌唱到最後，只剩吼叫。」

§ 戰靈

谷中有一具屍體。

不腐、不爛，像是剛倒下不久。臉卻是空的。

沒有眼、沒有口，只有一片平滑的皮膚。

畢達哥拉斯胸口一沉。

風忽然靜止。

一個聲音，從四面八方同時響起——不是說話，而是戰歌的殘句。

「報上名來。」

優媞婭臉色驟變：「不能答！」

但白雪已經更快，她直接拉住畢達哥拉斯的衣襟：

「不准你把名字給它！那是我的！」

這一瞬間，妖氣從白雪身上溢出，她的瞳孔拉長，尾巴分出淡淡殘影，像即將化出第二條。

畢達哥拉斯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——
白雪不是可愛的陪伴物，而是一頭已經選擇了主人的妖。

戰靈的影子開始成形。
是由無數戰死者的殘肢與聲音拼湊而成的「人」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後退，眉心一道火焰射向戰靈。

「我在這裡。但我的名字，不屬於你。」

爭鬥震動山谷。
最後，戰靈發出刺耳的嘶吼，影子開始燃燒崩解，最終消失。

夜晚，白雪不肯離開他半步。

牠直接趴在他胸口，呼吸貼著心跳，尾巴一下一下掃過他的側腹。

「你剛才很危險。」牠小聲說。

畢達哥拉斯看著牠，忽然問：

「你在害怕？」

白雪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把臉埋進他衣襟裡。

「……我不想換主人。」

後記：

1. 皮埃里亞屬於馬其頓王國。而此時的馬其頓（公元前 6 世紀末），在希臘主流城邦（如雅典、斯巴達）眼中，是一個半蠻族、文化落後的邊緣王國。因此，從奧林帕斯山到皮埃里亞，是從「希臘聖域」進入了「希臘文化圈邊緣的馬其頓王國」。

皮耶里亞被認為是繆斯女神（藝術與科學的守護神）的起源地，古希臘詩人常稱頌「皮耶里亞的繆斯」。據傳酒神狄俄尼索斯也曾在此活動，當地有相關祭祀儀式。

今日皮耶里亞屬希臘中馬其頓大區，以奧林匹斯山自然保護區和考古遺址吸引遊客。